

大足石刻北山上，由伏氏家族伏元俊与其子伏世能共同完成的孔雀明王窟。 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

揭秘“伏小八们”

从《大宋攻镌》读懂大足石刻匠人的凿石人生

大足多宝塔第五层，一块不起眼的塔砖上，刻着三个字：“伏小八镌”。这是800余年前一位普通工匠留下的签名。在这行小字的旁边，铁匠刘杰捐资开凿的龙树菩萨像静静伫立。龙树菩萨像旁，还刻下了刘杰双手合十、衣着整洁的小像。

到底是谁一刀一凿刻下了漫山的造像？他们来自怎样的家庭，师从何人？

9月28日，来自大足石刻研究院的消息，由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、研究馆员李小强新著的《大宋攻镌：大足石刻匠迹》（以下简称《大宋攻镌》），近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，首次系统梳理了宋代巴蜀石刻工匠的生存状态、技艺传承，将这群“伏小八们”从历史幕后推至台前。

“像伏小八这样能留下名字的工匠，在大足石刻十万余字的铭文中虽然不是每龛每窟都有所记录，却逐渐改变了一个现象，那就是当中国石窟艺术长河流淌至宋代，雕刻者们对自身作品有了认可，敢于留下自己的姓名。”李小强说。



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《大宋攻镌：大足石刻匠迹》。 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

技艺超群
让他们在石上留名

翻开《大宋攻镌》，一个数字令人意外，在大足石刻最为鼎盛的宋代时期，现存题记中留下姓名的镌刻工匠，有名有姓的不下30位。这些工匠主要出自伏氏、文氏两个家族。

这与之前石窟艺术的长廊中，那些分布在新疆、甘肃、山西、河南等地数以万计的造像、海量的铭文形成鲜明对比——在那里，绝大多数工匠的名字，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

李小强道出了原委——石窟造像由供养人捐资为自身祈愿而雕刻，工匠只负责按令行事，并领取报酬。对捐资者而言，这更像一次商品交易。因此，工匠的社会地位不高，名字很少被镌刻在石壁上。

再加之，古代对于毛笔书写和绘画者尤为注重，而对于雕刻工匠则不怎么关注，特别是具有皇家背景的北方早期石窟。

但历史并非铁板一块，尽管留名者稀少，却并非完全无迹可寻。

今天的文物专家从未放弃过在巴蜀石窟中寻找这些工匠的名字，而大足石刻出现较多的工匠署名，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。

于是，多宝塔塔砖上的“伏小八镌”，舒成岩玉皇大帝龛题记中的“伏忠靖镌龛”，石篆山文殊普贤龛上的“文惟简，男居安、居礼”……被从浩瀚的铭文中搜寻出来。

为啥偏偏是他们留下了名字？

李小强在书中给出了可供参考的答案——

伏小八之所以被铭记，是因为铁匠刘杰捐造龙树菩萨像时，伏小八不仅负责镌刻，还建议刘杰以整洁得体的形象出现在供养人像中——这已超出单纯的“按令行事”，而是带有工匠个人的审美判断与情感投入。

伏忠靖的留名，则与其高超的技艺和效率直接相关。舒成岩第5号玉皇大帝龛题记记载，此龛于南宋绍兴十三年五月初二“具工”，当月二十六日“了毕”，历时仅25天，龛内造像多达13身。从造像的体量和雕刻的精细度来判断，伏忠靖在这25天应是早出晚归，全身心投入，在有限的工期内仍保持着高超的技艺与严谨的态度。他在题记中署下“伏忠靖镌龛”，正是这份技艺与态度的见证。

可见，工匠留名往往与技艺超群、深度参与造像设计，或与捐资者关系密切相关。这些署名，成为他们与岩石对话的永恒印记。

家族承袭
石刻工匠代代传

这些留下名字的工匠，来自怎样的家庭？他们又是如何习得这门手艺的？答案，藏在“家族”二字之中。

李小强说，宋代大足地区的工匠，基本上以家族承袭方式培育，其背后是一套成本低廉却行之有效的培养机制——

孩子们从幼年便跟随长辈四处谋生，协助开凿洞窟初形、雕刻造像粗坯。待打下基础后，进入技艺精进的关键阶段：先观摩长辈操作，揣摩每一刀的处理，聆听口传心授的经验；再从局部或侍者像开启实践，逐步掌握细节处理能力，最终成为能担当主体设计与细节雕凿的新一代匠师。

但一位优秀工匠的成长，远不只家族内的技艺传承，还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与视野。

那么，这些工匠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完成雕刻的？

《大宋攻镌》一书中的描述令人动容：他们全身心投入雕刻，根据所需的不同角度和细节，变换着手中大小不一的刻刀，更要根据龛窟位置和题材的不同，变换着自己的身姿——时而在高达数米的架子上一蹲就是大半天；时而平躺在架子上，仰望着龛顶雕凿的那些精美的乐器与飞天；时而在潮湿又狭小、昏暗的空间内匍匐着，仅与微弱的油灯灯光做伴。即便受蚊虫叮咬，环境艰苦，刻刀下的纹路依然未受到一丝影响。



大足石刻石篆山文殊普贤龛。 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



伏小八为铁匠刘杰设计并雕刻的供养人像。 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工匠们一丝不苟地把一个个细节呈现了出来。

以铁铸造
工具来自宋代大足龙水镇

在那些潮湿狭小、昏暗的洞窟里，在数米高的架子上，工匠们究竟凭借什么，将坚硬的岩石一寸寸化为慈祥的面容与流畅的衣纹？答案，藏在他们手中的器具里。

李小强说，纸张与笔墨是最基础的材料，用于设计图纸、在岩石上勾勒造像轮廓。标准的尺子也是不可或缺的工具，不过，为减轻行囊负担，他们也会随身携带细绳作为简易测量工具。至于搭建高空作业架子，就地取材的树木、竹子十分便捷。

然而，这些还只是“纸上谈兵”的准备，真正与岩石短兵相接、决定造像成败的，是那些以铁铸造的器具。

从今天仍在大足延续的石雕技术可推论，锤分开荒锤和细刻锤；凿子分粗、细两类，粗工具用于开荒，细工具用于造型和精雕细刻。

开凿初期，大锤与大錾子用于铲除大块岩体；处理较小岩面时，工具开始相应缩小。

而在细节雕刻阶段，工匠们所使用的刻刀也分为不同类型：有的前端宽度不一，用于铲除面积大致相等的岩面；有的前端呈尖头形状，用于雕刻冠饰与璎珞等复杂线条。

这些铁器从何而来？答案与有“小五金之乡”之称的大足龙水镇密切相关。

李小强说，宋代大足龙水镇一带的五金制品已深入日常生活，品类丰富，工艺成熟。

当年工匠正是凭借这些看似寻常的工具，在坚硬的岩壁上凿出了800余年不灭的艺术。

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